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时常往外跑。有时候,是作者沙龙,作者们找一个风景明媚的地儿,约个时间,凑在一起,吃点喝点,交流一下最近的八卦,碰撞一点灵感的火花。有时候,是外出讲课,仗着在圈里混了二十年的资历,给新入行的作者朋友讲一点写作的小技巧。有时候,纯粹是在一个地方待得闷了,临时起意,打一个包裹,拎着就跑到最近的有作者朋友的城池,嘻哈两天,放缓一下常年赶稿、时刻绷紧的脑筋。

旅行的乐趣

每次外出,第一选择,自然是火车。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“恐高症”之类的毛病,实在是,火车,无论是绿壳子的慢车,红壳子的快车,还是如今白壳子的高铁,乃至黑壳子的运货闷罐子车,都自有它独特的,飞机这般交通工具绝对无法比拟的乐趣。

回家的必经之路临近一所中学,下班路过正是学生放学之时。小吃店热闹非凡,每个学生都拿着各种吃食。我想起小学门口的流动摊贩。我最爱的是臭豆腐摊。我常在水泄不通的包围圈外举步不前,不知从何处打开缺口。每天一起回家的女孩身形瘦弱,却能单枪匹马杀开血路,穿梭于人墙之间,最终抵达那口黑锅。梳着长马尾的阿姨端坐木凳,锅内的油不停冒泡,长木筷翻滚着青的豆腐。女同学用清亮的声音叫嚷着:“阿姨,两杯臭豆腐!”一下、两下、三下,不锈钢漏勺捞出来,装进一次性塑料杯,竹刷涂酱,插两根竹签。一元硬币丢进饼干盒内。女同学重新钻出包围圈,递给我一杯。头发凌乱,却浑然不觉,粲然一笑,一口白牙。我迫不及待接过,夹起豆腐,咬下那酥脆外皮,白嫩的质地口中融化。两人站在圈外,吃到一半,她指着小卖部问要不要买袋方便面。豆腐在嘴里打滚,我含着热泪狠狠点头。她将没吃完的豆腐塞给我,从我的口袋里掏出资金杀往另一个包围圈。两个略显狼狈的女孩吃完臭豆腐,捏碎方便面,撒上料包,轻轻摇晃,充分混合。她们的嘴角和红领巾上沾着酱,齿间留着臭豆腐的香气,手捧方便面,一步一食,穿过一个又一个包围圈,踏上回家之路。

放学路上

陈思
坐过一次短途的运货罐子车。那是某年春运,小地方运力不济,临时调度的车辆。大冬天的,车门敞开,车厢里随意地放了几张小凳,车厢内壁镶嵌了一圈半个屁股宽的板儿,这就是座席了。风呼呼地从敞开的车门灌进来,偶尔能嗅到老式蒸汽机车头喷出的煤烟味,给你一种浓郁的“铁道游击队”的既视感。这样的车,几乎是看到一个村子,就会停靠一次。不仅是车站,有时候就在半道上,在某个村子通往铁道的缺口处,它也会停上两分钟。一块木板从车厢里抛出去,各色各样有趣的人,包括一些活禽,乃至慈眉善目的老黄狗,就这么鱼贯而入。坐过一次别有趣味的绿壳子列车,那是去丽江参加作者沙龙,先坐火车一路“哼

时,从上海到了昆明,转车从昆明到丽江。车厢里没有正经的席位,而是绿壳子硬卧车厢,改卖的普通座席票。下铺一张床,可容纳三个乘客,靠窗两个小凳,各自卖出一张席位。有那路途稍长的旅客,直接爬上了中铺乃至上铺,惬意地

躺倒,偶尔探出头来,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,随意地掺和几句。沿途的风景,自然是不用多说的。列车慢悠悠地绕过一个山头,于你不经意间悄然停下,你会惊诧,噫,这里还有一个站点?然后就从树荫掩护中,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或上或下,手里拎着、提着,身上背着沉甸甸的背篓,好些背篓里,是满满当当让你垂涎的山货。一些年龄较大的乘客,还穿着当地的民族服饰,他们脸上的笑容,质朴而生机烂漫,是大城市忙忙碌碌的年轻人脸上,再难见到的。

有了高铁之后,以上几种绚烂的色彩,就悄无声息地,从我出行的选择中退场了。高铁倒也是极好的选择,它极大地提升了出行的效率,基本上我想要去的地方,再远都能做到朝发夕至。再也难有那种在路途上,“哼哧哼哧”往返耗费将近一周时间的长途了。途中停泊的站点,也悄然减少了许多。于是,相比以往,似乎也少了几分趣味。但是,只要一双善于欣赏的眼睛——哪怕它们前面挡着一千多度的近视镜片,只要你善于寻找,乐于欣赏,那么旅途中,自然有无穷的惊喜等着你。

一如前几天去成都,高铁一路呼啸而过,穿梭山林之间,阳光从左近山头葱茏的树杈间穿过,在车厢里砸出了无数斑驳

的空四周渐渐出现了威武不屈的声音,那是蒙古族的民歌《嘎达梅林》。梦里的我像一个钢铁战士,每个动作都是刚硬、健朗的,吻合嘎达梅林这个英雄的形象。我飞过了草原,草原如天空一般辽阔,我看见万马奔腾,骑在马背上的勇士们跟着嘎达梅林一起起义,那阵势让我心绪难平,激荡不已。我去内蒙古成吉思汗陵园时,在陵园门口听到这歌声,我循声找到卖VCD的音像店,买了一盘磁带,一盘VCD。我把磁带给开大巴的司机,让他放给一车的人听。听到《嘎达梅林》时,我全身都被激情燃烧着,我在梦里的天空中完成了用舞蹈来致敬英雄的表达。

梦中起舞

杨格
的一个爱情故事,意为我的郎君,阿里郎山有十八道岭迂回缭绕;《桔梗谣》中的“桔梗”是朝鲜族人民喜爱吃的野菜,整首歌流畅欢快,生动地塑造了朝鲜族姑娘挖桔梗时勤劳活泼的形象。我曾经在酷狗里搜索它们,然后下载到手机里,通过蓝牙,连接到小音箱上,听的时候,打开小音箱,声音更为清晰、立体。做这一切,是因为一个患癌的朋友,她喜欢听我的舞蹈,《阿里郎》《桔梗谣》便是其中之一。后来朋友去世了,我感到很遗憾。梦里,我到天上去跳,我想,她一定看到了。广袤无垠的天空,云朵飘过来,仿佛给我伴舞。舞蹈时

醒,还久久回味梦中的舞蹈。梦里,我翱翔在天空,在空中舞着朝鲜族的《阿里郎》《桔梗谣》,一招一式,有传统的朝鲜舞舞姿,也有迪斯科般的激昂动作。敲长鼓,舞长袖,翻跟斗,舒展自如,美不胜收。天空下,是森林,是湖泊,是大地,我舞动着飞越。应该是读中央民族大学时,看见过朝鲜舞的表演,就铭记在脑海里了。这一记,就是一辈子。《阿里郎》《桔梗谣》是朝鲜族的传统民歌,年轻的一辈把它们改编成摇滚,颇具特色。我传统的、摇滚的都喜欢。《阿里郎》是高丽时期就流传下来

的随意和高难度动作是在现实里做不到的,只能在梦里才会实现。在现实里学习舞蹈,是被一个同事所跳的迪斯科触动。他完全浸润其中,肢体语言优雅、独特,我要他教我。他教我提胯、抖肩,我着了迷似的跟着学。电视上大有空舞、迪斯科表演,我把所见的表演转化成自己的动作。之后,我萌生了把民族舞融合进去的想法,就这样,我在迪斯科时屡屡尝试,慢慢有了收获。我是随性的、临场发挥的,有别于广场舞。我的所思所想就被大脑记忆,在梦中呈现出来。那梦里,我继续走着,天



智慧快餐 郑辛遥 免费——常常是最贵的。

一场雨过去,山里那么多的眼睛亮了,一颗颗水珠挑在睫毛上。连一座山、一座桥都在忍闷。天空很蓝,蓝得像无边的老蓝布。去看一棵树,确切地说,去看一千多年老茶树的后代。那么多的桥,那么远的山都是序幕,还有一路的遐想和期盼。上山,盘旋,车子大喘气。前面塌方,一堆土塌在路上。闯过去还在走。一棵树,好远。好容易在一个叫松岩村的半坡停车。下车一条小路,窄窄的,陡峭。魏月德领着不停地绕,最后绕到一丛绿的前面。从涧的对面看,朴实无华的它,被许多的小花簇拥着。水音,滴滴的水,流成涧,流成瀑,流成潭。潭把它托举在上,它的影子,流向很远。茶树都是以群体的形象出现。群体现出宏阔,体现出宽展。而它,岁岁年年,就在这样的地方,鹤然孤鸣。风把它的一些枝叶刮在岩石上,刷蹭多了,岩石有了一层墨绿的包浆。上到崖的高处,高处有一根石棱凸起,就像是一根脉络。魏月德说,当年先人魏荫受观音托梦,就是顺着这根脉络,一直走到石崖下面,下去就看到了那棵不同寻常的茶树。是的,它在对着他笑,笑声喧响,惊动了一群鸟。魏荫简直就是扑倒在他的面前,他闻到了快乐的土香,多么熟悉,多么亲切。他将奇异的茶树移到铁鼎中,生长出来的茶就叫作了“铁观音”。那是人生的转弯处,也是茶生的转弯处,人与茶,就这么联系在一起。今年正好是古茶树发现三百年,老魏要给大家喝母树茶。他小心地把从那棵树上采摘的茶泡进壶里,那可是产量极少的珍品。清朗的黄金汤一杯杯斟出来,芳香顿时扑鼻润肺。老魏抿了一口,露出陶醉的神情。真是好茶呀,好茶,清楚,明白,嗓子松了,心里通了,脑袋清了,精神爽了。老魏不停地笑着,说着。我只听懂了一半,那一半泡在茶里了。在闽南金三角地区,安溪温差适中,常年水汽蒸腾,弱酸性的红土,十分适合茶叶的生长。在安溪,到处都是茶,墙上写着茶,门店卖着茶,碗里泡着茶,田里种着茶。茶在这里显得奢侈,哪怕一点空地,都是一片葱绿。紫娟、迎霜、香妃

的光影。经过一条长长的,几乎可以用漫长来形容的隧道,前方骤然一亮,一条湍急的山流,斜四十五度地冲着铁道奔流而下。河道中,是一块块嶙峋的石块,河水并不清澈见底,而是一种极其奇异的,极其鲜明的,好像阳春三月新发嫩芽一般的半透明状黄绿色。那黄绿色的河水顺着陡峭的山势奔涌下来,莫名脑海中就浮出了“腾挪跳动”这四个字来,那一缕一缕的水,真的给你一

七夕会

三五好友小聚,尽情品味烟火,将那旅途的所有感触深藏心底。未来某年,某月,某日,写某一份稿件时,某一段旅途的某个画面突然涌上心头,随着键盘敲击烙印在文档中,心头就有万千滋味涌动。这就是旅行的乐趣。

茶乡

王剑冰

袍、福毫、玉笋、千年雪,那么多茶树的品种,读起来像读诗。在安溪,你要不淡茶,你就是一个无滋无味的,就是一个不懂安溪的人。你听他们唱的: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闽南腔,有闽南腔的地方就有茶飘香。宋元时期,安溪茶就通过泉州港走向世界,英语“茶”的译音被语言学界认定,就是泉州方言的发音。茶与安溪已融为一体,说到茶就想到安溪,提起安溪,就想到了茶。好像水润的安溪,就是来养茶的。果然就看到一条水,水叫兰溪,穿城而过,就像一江茶水,充满了清润柔情。山上,层层叠叠的梯田,层层叠叠的茶树,如螺髻,似梦幻。白墙红瓦的房屋隐在其间,让人想到自在与祥和。每年的谷雨至立夏,秋分至霜降的时节,茶园里到处是采茶女的身影。她们戴着斗笠,穿着彩衣,为绿色的茶田绘入一片缤纷。春芽初趁六花光,嫩火新烹唤客尝。进到茶乡,到哪儿都是坐下先让茶,表现的是茶功夫,展示的是茶文化。林辉毅大师,周爱民大师,都是茶的知音,他们说,请问芳香来哪里,安溪乌龙铁观音。他们说,生在山中,香在锅中,活在杯中,记在心中。他们说,茶的味道就是母亲的味道。茶,深深渗透进百姓的生命。茶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,表演茶树的故事,表演茶故乡、茶园情。茶乡里,多少情爱,都是茶引起。三尺茶巾吻,九斤青,绿林中起舞吻,心湖里鸣……王诗睿说,茶有生命,你如何待茶,茶如何待你。茶可以换取一切,也可以表明一切。茶已渗透到茶乡人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喜庆。这里嫁女,送嫁妆就送茶苗。那都是上等好苗,属于珍贵之物,也是希望之品。看见了摇青桶,看见了摇青人的身影,像摇着摇篮,带着欣爱,怀着真诚:摇啊摇,一摇摇均匀,二摇摇水分,三摇摇香醇……精湛的技巧和精心的呵护,才是表达心情的最好方式,才会让茶叶焕发出超凡脱俗的品质。茶与春风对话,在茶的世界里,那些小精灵们,总是熙熙攘攘,只有风能听懂它们在诉说什么,欢闹什么。

种它们在跳跃的欢快感。于是,似乎依稀中,就想起了曾经读书时,读过的某些描写风景的散文。正认真挖掘记忆,想要找出究竟是哪一篇文章时,列车已从那鲜活的山流旁呼啸而过,将它远远地抛在了身后。心头莫名地怅然,好似刚刚和一个老朋友依依告别,竟然有了几分恋恋不舍的缠绵。还不等这份缠绵酝酿发酵,前方列车到站,万丈红尘扑面而来,于是,火锅、兔头、辣子鸡丁、大片白肉。这更加鲜活的滋味将那一丝惆怅轻轻松地抹去,抚平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七夕会
七夕会

的随意和高难度动作是在现实里做不到的,只能在梦里才会实现。在现实里学习舞蹈,是被一个同事所跳的迪斯科触动。他完全浸润其中,肢体语言优雅、独特,我要他教我。他教我提胯、抖肩,我着了迷似的跟着学。电视上大有空舞、迪斯科表演,我把所见的表演转化成自己的动作。之后,我萌生了把民族舞融合进去的想法,就这样,我在迪斯科时屡屡尝试,慢慢有了收获。我是随性的、临场发挥的,有别于广场舞。我的所思所想就被大脑记忆,在梦中呈现出来。那梦里,我继续走着,天

的随意和高难度动作是在现实里做不到的,只能在梦里才会实现。在现实里学习舞蹈,是被一个同事所跳的迪斯科触动。他完全浸润其中,肢体语言优雅、独特,我要他教我。他教我提胯、抖肩,我着了迷似的跟着学。电视上大有空舞、迪斯科表演,我把所见的表演转化成自己的动作。之后,我萌生了把民族舞融合进去的想法,就这样,我在迪斯科时屡屡尝试,慢慢有了收获。我是随性的、临场发挥的,有别于广场舞。我的所思所想就被大脑记忆,在梦中呈现出来。那梦里,我继续走着,天

的随意和高难度动作是在现实里做不到的,只能在梦里才会实现。在现实里学习舞蹈,是被一个同事所跳的迪斯科触动。他完全浸润其中,肢体语言优雅、独特,我要他教我。他教我提胯、抖肩,我着了迷似的跟着学。电视上大有空舞、迪斯科表演,我把所见的表演转化成自己的动作。之后,我萌生了把民族舞融合进去的想法,就这样,我在迪斯科时屡屡尝试,慢慢有了收获。我是随性的、临场发挥的,有别于广场舞。我的所思所想就被大脑记忆,在梦中呈现出来。那梦里,我继续走着,天

七夕会

的随意和高难度动作是在现实里做不到的,只能在梦里才会实现。在现实里学习舞蹈,是被一个同事所跳的迪斯科触动。他完全浸润其中,肢体语言优雅、独特,我要他教我。他教我提胯、抖肩,我着了迷似的跟着学。电视上大有空舞、迪斯科表演,我把所见的表演转化成自己的动作。之后,我萌生了把民族舞融合进去的想法,就这样,我在迪斯科时屡屡尝试,慢慢有了收获。我是随性的、临场发挥的,有别于广场舞。我的所思所想就被大脑记忆,在梦中呈现出来。那梦里,我继续走着,天



雅玩